

X U E Y U A N Y I N G H U A

弃园
文粹

学苑英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策纵



周策纵

钱文忠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学苑英华

弃园文粹

周策纵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313,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633-6/I·1326 定价：23.30元



作者1996年初春与两岁孙儿周史哲思
合影于美国加州阿巴尼市

退趣

周策縱

既退翻多事，園蔬長速驚。尋詩遍籬落，讀畫吸霜清。日染秋
初報，雲蟬月欲生。移書當運甕，伴夜到天明。

待作春蠶繭，猶蒼志迷刪。音書存故舊，采緇愧癡頑。地載車
來訪，詩增夢損閒。天人嘗勉究，渺莽對湖山。

眷我庭前樹，纍纍朱果餘。藏休非老病，憂患涉盈虛。竿過
難言意，燈窺待檢書。背窗原默契，電視突軒渠。

早覺無求趣，疎星渡淡雲。樓危書壓架，宅靜夜成醺。四海爭
聲滿，羣流淺派紛。晨興何所念，遺世斷知聞。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舊曆甲戌中秋前六日
于美國威斯康辛州地生之景園

作者手迹

序

这个集子是从我最近四十多年来所发表的书文里摘录一些片段，编纂而成。（只考扶桑一篇以前未发表过，但结论早在别处提及。）现在不妨借这个机会，把我早期治学的经过，和后期如何转变成大致表现在这个集子里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就算是我的“述学”之一罢。

我从年轻时起，就很关切自然和人文方面的重大问题。除了童年起对旧体诗词、新诗、戏曲、小说的创作尝试不计之外，回顾自己写作带有学术思想性的文章，大约开始于1934—1935年我十八九岁在高中求学的时候。1936—1937年间，在长沙发表的论文，都关涉到自然科学和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例如《相对论战胜牛顿定律》、《内分泌之重要及其功用》、《论儒、释、道之交互影响》等，每篇都在一万二千字以上。有一篇《荀子礼乐论发微》，还于1937年1月起连载在当时颇算有学术地位的，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学术世界》月刊上。不料抗战突起，文章尚未刊完，大半稿件就遗失了。这些少年时代的习作固然谈不到什么贡献，却可看出我最初治学关心的

所在。

到了大学,已是对日抗战时期,我发表的文章多牵涉到中西哲学、政治思想、世界史、中国古典诗歌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问题。目前所能找到的一些零篇断简,如《苏格拉底论死》、《近代史上之波兰》、《汉、晋诗歌中所表现的妇女生活及婚姻问题》等,已可看出我已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关怀。在《布丹的主权论》一文后面我选译了布丹(Jean Bodin)的名著《国家六论》(1576)。在一篇《格老秀斯的国家论与主权论》一文后,我也选译了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一书。我当时的目的是想要探索西方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和“国家主权”(sovereignty)观念的根源。在一篇《政治与冲动:罗素政治思想述评之一:政治目的论》里,我介绍并批判了罗素的“占有冲动”和“创造冲动”理论。我也有一篇《知·情·意论》,在那里指出中外古今都有一种知、情、意、智、仁、勇、真、善、美,或德、智、体的三分法,希望有三者的平衡发展。在大学里,我还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左传》中的子产、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制度改革问题。1942年发表的《时空政治》标示我对时空(四度空间)观念的敏感。特别注意到选举、任期时限、司法独立和行效率的重要性。此外在与人合作的《政治离乱与集权主义的误用》和《水到渠成的均权主义》二文里,我企图解决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难题。

可是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被推荐到政府工作去了。有四五年时间,我都在替政府领导人物写文稿,从某种角度看,不能说不重要。但这和我个人的兴趣大相反。1947年5月4日,上海《大公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发表我的一

篇《依新装，评旧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质》，同一天还登载有胡适先生、该报主笔王芸生和中国农工党领导人董时进纪念五四的文章。我的一篇已非常含蓄，未能尽意，却已引起当局对我的警告。我便一再坚决辞职，辞了半年多才辞准，于1948年夏天留学美国。这样一留就快要五十年了。这真是我一生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大转机。当时顾颉刚先生引《世说新语》一则，写一横批为我送行。全文是：“支公好鹤，住剡东岬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铍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节，以壮其行。卅七年三月顾颉刚书于白门。”他这番好意，使我非常感奋，这幅字我至今还宝藏着，并且收录在我编的《民初书法》中。我当时在太平洋的船上写有《去国》一诗：“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辞官久作支牀石，去国终成失乳儿。说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自注云：“陈布雷先生临别于私室赠言，以予湘人，殆有曾文正公自立事业之志，故不可强留。因忆文正《漫兴》诗有云：‘微官冷似支牀石，去国情如失乳儿。’信予情之更切于曾也。1948年5月10日于美琪轮上。”不料才过半年，时局急转，陈先生竟与世长辞了！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1954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

化。1956年起再到哈佛任研究员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里读了古今中外不少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又一次大转变。

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在现实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就是对“是”什么,“不是”什么不够重视。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 to be 或 being 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于是我认为,对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们认知得还很不够。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以至于古代文字和古今历史事实,都应该切实认知一番,才能够加以评判。

在哈佛的那几年,我也认识欧美一位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家和诗人李查滋(I.A.Richards),我和他曾有一个合作计划,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主要观念(key terms)。这个计划后来因他去非洲,我到威斯康辛,便中断了。但60年代以后,我个人还是写了一些如“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六诗”等方面的论文。有些已摘录在这个集子里。

以上我大致叙述了后半生治学的经过和转变。只是在威斯康辛大学这三十多年的情况这里没有说到。可是从这个集

子已可看出这些年来我治学的一部分线索,也就用不着再说了。

这个集子我原想题作“弃园文摘”或“文撷”,但编辑先生说:前者太俗。我又觉得后者恐怕有些人不知如何读法。编者建议用“文粹”,其实就我看来,我的拙文哪会有什么精粹之处,只能说是糟粕中检出来的碎义罢了。

这次蒙王元化先生推荐忝愿,高国平先生主催安排一切,尤其是钱文忠先生辛勤选录编纂。他们的好心和努力,不是只用“感谢”两个字表达得了的。

周策纵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目 录

序	1
一 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1
二 五四运动与传统的关系	3
三 我们与五四	5
四 科学·救国	7
五 怀疑主义	9
六 民主·政治	11
七 个性解放·人权·女权	12
八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12
九 胡适的容忍观受英美的知识论影响	14
一〇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17
一一 容忍必须在可能自主的环境下发生	18
一二 《自由论》的精髓	20
一三 “好同而不禁异”	23
一四 胡适最后的重要见解	26
一五 影响胡适思想的早期因素	29
一六 韦莲司与胡适	35

一七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	39
一八	容忍与忠恕	43
一九	韦莲司对胡适的其他影响	45
二〇	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不同解释	46
二一	难解的“一从二令三人木”	52
二二	“一从二令三人木”新解	54
二三	《红楼梦》“汪恰洋烟”考	62
二四	划时代的《红楼梦新证》	70
二五	“雪芹”一名之所本	72
二六	“梦阮”别号之深意与“痴”	77
二七	曹寅诗触发《石头记》灵感	81
二八	与周汝昌教授谈“红”	83
二九	主旨架构先设计	86
三〇	贯通个性与共性	89
三一	亲历：“梦”与“红楼”之无可奈何	99
三二	体写人生悲剧，并无理想世界	106
三三	既识其小，免失其大	108
三四	《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序	115
三五	谈《红楼梦》第三十六回	117
三六	《红楼梦》中的君臣关系	121
三七	宝玉看君臣根源	126
三八	《红楼梦》何以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129
三九	《红楼梦》著者能这样肯定吗	134
四〇	《红楼梦》新校定本是否较好	141
四一	新诗格律问题	145
四二	中国新诗的三种现象	147

四三	定形诗体五要点	150
四四	说平仄	154
四五	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八景	156
四六	与潘重规教授论“陶诗”书	157
四七	与刘若愚教授论李商隐《无题》诗书	161
四八	《无题》非咏史诗	165
四九	《无题》确受汉武和李夫人故事的影响	171
五〇	单篇故事非汇书	180
五一	抒情体系与“当下”之定义	185
五二	前人以“自然”境界评陶、谢诗	186
五三	“自然”与“直寻”	192
五四	“自然”与“直寻”主张的影响	195
五五	表现和反应	198
五六	自然·自我意识·变动·时空敏感	202
五七	诗：志之所趋	205
五八	自我之省略	209
五九	时态的混淆	213
六〇	“当下”美	215
六一	快动作的描写	219
六二	迟与慢	221
六三	时间的敏感	223
六四	中国诗往往省去动词	226
六五	《杂体诗释例》序	230
六六	钱谦益的诗论	233
六七	翁方纲的“肌理说”	235
六八	“沉郁顿挫”与周邦彦	236

六九	梁启超与集联·····	242
七〇	对联起源考略·····	244
七一	对联到宋朝已十分普遍·····	250
七二	对联体估价·····	253
七三	对联体的缺点和限度·····	258
七四	对联的通俗性和社会性·····	264
七五	对联的政治性·····	267
七六	人物品评联、挽联与近代革命运动·····	272
七七	风景名胜区及其他文学性对联与俳句·····	280
七八	陈寅恪重视对子兼话集句·····	286
七九	再说集句·····	289
八〇	“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	294
八一	伟大的文学作品多为悲剧之作·····	296
八二	静安悲剧感之焦点·····	297
八三	王国维思想感情的矛盾冲突·····	298
八四	空虚的痛苦·····	300
八五	以“不隔”释“真”·····	303
八六	赋予时间以感觉与感情·····	304
八七	动与静·····	307
八八	改进与累积·····	309
八九	明艳与婉约·····	310
九〇	意境两浑·····	311
九一	异境与新声·····	311
九二	野心与自信·····	313
九三	王国维为胡适、陈独秀诸人之先驱·····	314
九四	王国维之枯窘·····	315

九五	《人间词》易名《茗华词》	316
九六	人间与人生	317
九七	静安与莪默	320
九八	痛苦与解脱	323
九九	兹疑不疑	324
一〇〇	王国维受屈原的影响	327
一〇一	静安《蝶恋花》与东坡《水调歌头》	328
一〇二	《蝶恋花》与《恋情》	329
一〇三	扶桑是什么	330
一〇四	古今中外对榕树的记述	333
一〇五	扶桑就是榕树	338
一〇六	《卷阿》著成年代诸说	341
一〇七	《卷阿》为何而作	344
一〇八	“飘风自南”之“南”	350
一〇九	凤皇来集	352
一一〇	《卷阿》之用词遣事	355
一一一	“卷阿”及“有卷者阿”	359
一一二	《下武》与《卷阿》	365
一一三	《閼官》与《卷阿》	367
一一四	钱谦益的《梅村诗序》	370
一一五	考识文字与参验古史	373
一一六	《归去来兮辞》旧解五说	374
一一七	《归去来兮辞》作于何时何地	377
一一八	“归去来”解	381
一一九	“来”的演变	385
一二〇	佛经与变文中的“归去来”	389

一二一	元剧及明清民歌中的“来”	391
一二二	必也·无已·无以	393
一二三	《养生主》与先秦医学	395
一二四	释“养生主”	396
一二五	“缘督以为经”	400
一二六	《养生主》与《管子》	404
一二七	韩非本“为韩”及其思想特质	408
一二八	“修辞立其诚”近解质疑	414
一二九	刘勰释“修辞立其诚”	416
一三〇	孔颖达释“修辞立其诚”	419
一三一	“修辞立其诚”英译平议	422
一三二	“修辞立其诚”新解	425
一三三	周邦彦与歌妓	429
一三四	孟子的“义利之辨”	434
一三五	提倡富民政策	439
一三六	“所欲，与之聚之”	444
一三七	“义利之辨”别解	449

编后记	钱文忠
-----------	-----

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定义、名称、范畴与时间界限等问题在观念上应加以厘清。拙著《五四运动史》在 1960 年发表以来，便有些美国学者提出这方面的疑问。如 Mary C. Wright 在其所撰的书评中，便指出：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究竟应该合在一起讲，还是分开来谈，可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她也曾经跟我当面谈论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在写作那本书之前，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很久，在该书的绪论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多年间，无论是大陆或海外，一般都是用五四运动一词来涵括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后来的广义的用法，在 1919 年五四事件发生时，原来并没有这样的用法。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广义的用法便已广泛流传，普遍为人采用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至少可以上推到 1917 年，而学生反日运动，起码也可以追